



四海

新集

卢子贵 邓星盈 著
赵 健 陈焕仁

(川) 新登字 001 号

责任编辑：黄成军

封面设计：邹小工

技术设计：何 华

I 267.1 / 1145-
四海新集

卢子贵 邓星盈 赵 健 陈焕仁 著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（成都盐道街3号）

四川人民出版社发行部电话：(028) 6660527

成都新凤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mm 1/32 印张 16.375 插页 9 字数 200 千

1999 年 5 月第 1 版

199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220-04422-4/I·686 印 数：1-1200

定价：28.00 元

无奈“开场白”

——序《四海新集》

邓星盈

万事开头难，但又必须开头，故无奈。无奈也得耐，权借古人“评话”模式，首先来个“诗”曰：

四海扬新波，开场须打锣：

人生大喜事，弄瓦弄璋乐！

诗无达诂，怕生歧义，故继而“释”云：

首句之“四海”，并非“四海翻腾云水怒”之“四海”，而“的解”是沧海一粟之“四粟”也。因当年吾侪四人，一人倡议，三人首肯，凑成一书，名曰《四海集》，取其来自五湖四海之意，非敢妄自尊大，以“海”自居；这在《四海集》之序《有言在先》中已道个明白，此不再赘。明乎斯，接下去的“扬新波”也就迎刃而解了，并不是想“兴风作波”，而只是说要出版一个新的集子，也就是“续篇”之类的玩意儿。

第二句是句大白话，无须解。



第三四句容易被人误解，会以为我等躬逢盛世，忘乎所以，公然违背基本国策，倡导粗放经营，还要生儿育女，添丁增口；实则一个用臭用烂了的比喻——作家的作品就好比生孩子，十月怀胎，一朝分娩，呱呱坠地，恭喜恭喜！我等的文字虽不敢与大作家的大作同日而语，但毕竟是“自家的孩子”，是“孩子”就总是自家的，更何况“怀胎”远不只十月——仅从《四海集》问世而至今，已整整“八年啦”，弥觉珍贵，更要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了。我等未能免俗，要“乐”——“乐”，也就可以理解了。

释罢“诗曰”，还有后话。

话说斗转星移，世事沧桑，时间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进到九十年代末，掐头去尾，正好八载。八年来，我等四人与普天下的芸芸众生一样，年齿的增长自不待言：当初满头青丝者，现已偶生几根白发；偶有几根白发者，已是两鬓染霜；总之，“老”字令人恼！不言老之已至，仅言工作上事，就工作而言，可谓变化多端：有的从“一线”退居“二线”；有的从“上课”坦然“下课”；有的从“东线”调到“西线”；有的赖着不走，滥竽“一把手”。退“二线”者，自得其乐；得“下课”者，不胜洒脱；调“西线”者，日子好过；惟有“一把手”，在顶着碓窝唱歌（戏？）……这样的结果，其“创作”也各有收获：自得其乐者，



无奈“开场白”

“二线”无战事，心境甚平和，以致文思悠悠，花重草长，一手散文写得特别漂亮。不胜洒脱者，自由也自在，好官你自为之，嘻笑怒骂在我，以此为文，战斗性多于娱乐性，“伤心”总是难免的。日子好过者，因“换防”间歇长，诸事细思量，巨构几长篇，据云完其半，惜乎篇幅大，此集装不下。顶着碓窝唱歌者，头上的汗水多于肚内的墨水，纯属本无金刚钻却揽了磁器活的悲剧角色，一不会填词，二不会作曲，加之五音不全，实在苦不堪言，惟觉轻松者，写写发言稿可也。

故是集文章，形式百花齐放，内容百鸟齐唱，质量有高有低，水平参差不齐；但有一点是相同的：各人的文章是各自写的，文章的语言是用各自的话说的。换言之，白纸黑字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；没有欺人，也没有自欺。

是集编次，循古制人伦之例，以我等年齿为序：年长者居前，年幼者殿后，各就各位。这较前集“以姓氏笔画为序”来说算是个倒退，但传统的惰性力有时很难抗拒，只好一试。

以年齿排队，子贵排第一，是为长兄：俗话说“长兄当父”，绝对权威，他说不写序，只好随他意。星盈居次席：从来老二中庸，上尊兄，下爱弟，该受气时就受气。赵健居第三：比老大不足，比老二有余，该出气时就出



气。焕仁辱陪末座：老么自古多受父母疼爱，兄长呵护，该淘气时就淘气。如此看来，我等四人中，邓某的命最苦，苦命人做辛苦事，这篇序言所以轮着阁下我来炮制，只好勉为其难了。天下事，勉为其难，其实不难，这篇“序言”不是业已写出来耶欤？——只是不太像个序！



无奈“开场白”



卢子贵

踏浪	/1	“古——咕——古”	/38
卧龙秋色	/4	两株腊梅	/40
荆条榛榛	/7	野菜入席分外香	/43
短松岗上	/10	帘色青青	/46
白水秀色	/13	我家有株绿萝	/49
赞当代李冰	/16	一抹朝雾	/52
云湖野趣	/19	丝瓜绿丝瓜络	/55
九寨初雪	/22	贺年卡	/57
荞麦花	/25	难忘那篇散文	/60
感受翠云廊	/28	犹记两小无猜时	/63
府河的母亲河	/31	游子依依故乡情	/66
黄果树·黄果树瀑布	/34	生命的凯旋	/69



取稿费	/72	一人该牧多少“羊”	/112
涛声引	/74	聚与散	/115
有为者亦若是	/77	下岗与上岗	/118
下笔微云起泰山	/80	从运七运八说起	/122
越走越近	/83	杂议减事	/126
奉献之歌	/85	散文:时代精神的信鸽	/129
眼底梅花入化境	/87	黄昏谈女性散文	/132
门仍难进	/95	如诗如画 耳目一新	/135
通衢拐弯	/97	《永恒的生命》:	
卡拉未必 OK	/99	迎面扑来的清风	/137
额头光光也潇洒	/101	两部巨片,两句妙语	/139
“显洋”种种	/104	心目中的彩霞	/141
少做表面文章	/106	也谈《二滩水电站的特	
酒杯·舞伴·封封	/109	别报导》的艺术魅力	/143

邓 星 盈

我这个人	/147	红烛颂	/167
“杂文”的杂文(一则)	/156	正确认识知识分子	
“会须杀此田舍翁”	/159	的脑力劳动	/169
在水害面前……	/162	玩要适可而止	/173
再赞“特殊材料”	/164	关于“玩”的补议	/175



关于“全新意识”的思考 /177	水“性”什么? /202
闻哥伦布被“判处”	“笔误”轶事 /205
350年徒刑感言 /181	“人不如犬”散论 /208
怎一个假字了得 /185	比喻的异化 /217
“剪刀差”新释 /188	酒都纪游诗话 /221
不读书有…… /191	访美打油诗摘抄 /226
“机遇”好了歌 /194	狗尾续貂 /235
“两种罪行”补议 /197	“爱神和酒的馈赠” /240

赵 健

且说炒鱿鱼” /251	茶,龙井茶…… /282
杞人忧“钱” /254	“宰相肚子”论 /284
有感于施教头“生气” /257	天真的马谡 /287
话说“说话” /260	时髦的误区 /290
谈“傻” /263	说“哭” /292
闲侃“潇洒走一回” /266	由读书说到“下海” /295
从“不许姓赵”说开去 /269	有感于科尔舔盘子 /299
追星与办报 /272	眼光 /302
“拙政园”断想 /274	“儒商”小识 /304
也说“得月”之先后 /276	鱼刺、吊针及其他 /307
“吻星”乱弹 /279	有感于孩子唱情歌 /309



由“顷之三遗矢”说起	/311	马老赠我两条幅	/361
且说贾政教子	/314	家有电话也烦恼	/364
也谈“你知道莎士 比亚吗?”	/317	“教授的悲哀”辩	/366
“启蒙”乱弹	/320	“素无往来”之我见	/369
“纤绳荡悠悠”浮想	/323	天下文章一大“炒”	/372
杞人忧“书”	/325	“四舍五入”问题	/375
“对车”	/328	乱弹“唱歌的水平 提高了”	/377
论“街娃”之所以 成为“街娃”	/330	企业改制的有效途径	/380
“五感工厂”感言	/333	让数学服务于经济 建设	/383
浓妆淡抹须相宜	/336	发现的科学	/386
哭送文友周德安	/338	钩沉索隐成此书	/389
有钱能使谁推磨	/340	喜读李焕伦的画	/392
“熊猫之乡”行	/343	让圣哲点缀出生命 的光彩	/395
两个“七千万”感言	/346	叠床架屋有此文	/397
有感于向明序“落马”	/349	读《中国区域经济新论》	/400
重提“割发代首”	/352	飞碟光临?	/403
逃 黔 记	/355		
拒绝“铁丝订”	/359		



陈 焕 仁

今生与书有缘	/405	送书乃堆拉	/467
访日归来的沉思	/413	别吃了锦江春色	/476
美国人,中国人	/416	且说中外出版业	/480
去台湾	/429	四川是个大省啊!	/484
这绝不是一曲田园		克芹,你应该想得开	/490
牧歌	/453	回味法兰克福	/496
带着泥土芬芳的交		救救当官的	/501
响乐	/456	通国不容曾国藩	/504
作家的摇篮和娘家	/459	南河鸟语	/506
最圣洁的纪念	/464	留住春天	/509



踏浪

蓉城的初冬,套上毛衣,仍觉阵阵凉意,北海却如炎炎盛夏。尽管昨夜刮过一阵风,下了一场小雨,广西电视艺术同行告诉我:“不碍事,照样可以下海游泳。”

天刚放亮,我就来到海边。一轮红日早已跳出海面,曦波映照着碧波,荡荡漾漾。大海簇拥着蓝天,浩浩淼淼。海天各呈异色,各显奇姿,令人目不暇接。长长的北海沙滩,一望无际。沙细如粉,呈银白色,纯净,松软,柔和,温馨。我同年轻朋友一样,情不自禁地躺在沙滩上打起滚来,真有点“老夫聊发少年狂”。俯察沙面,勃勃生机。如许众多豆般的小蟹崽,留上星罗棋布的小孔。一有响动,小精灵便敏捷地往洞里钻去。稍许,它又探头出来张望。随手掏出一只,虽很细小,却蹬足蹬爪,五官俱全。那两只细小眼睛滴溜溜地朝你转动,怪有趣的。



面对大海，但见白浪排空，从遥远的地方，铺天盖地涌来；惊涛拍岸，卷起千万朵雪浪花；浪来潮涌，潮去浪退，无休无止。想起古人说的“驭龙掣鲸，踏破东海万里浪”，“八仙过海，踏浪踩涛履平川”，自然是文学的想象和艺术的夸张。今人冲浪，仅凭一块小小滑水板，向浪潮冲刺，与漩涡周旋，跃越波峰，穿过波谷，倒真是罕有的超凡脱俗的绝技。我虽不是“旱鸭子”，也会几把“狗刨式”，在此却感到渺小无能，一筹莫展。广西朋友鼓动说：“到北海不下海，不算到北海。不要怕浪急潮涌，它们很有规律，一来一往，绝不胡搅。潮去顺势泳，浪来踏浪回。”我以为他们在开玩笑，都当神仙，踏浪行走，岂不是无稽之谈么！当我下得海来，觉得水温很适度，像小孩戏水那样，在很浅的海水里浸泡着，已感受到浪潮强弩之末的余威，不时被冲回沙滩。看见年轻朋友们随潮游去，又从浪泳回，好不惬意开心。

人总是有好奇心，虽上了年纪也还未泯灭上进心。琢磨咀嚼着友人的话，试着游去，迎浪呛了几口水，但感到海水的浮力比淡水大得多，当我继续游至海水齐颈处，浪来双足顺势从沙底往上面一蹬一跳，跃出海面，果不其然，毫不费力气，随浪从几丈远处轻松地被送回，如是反复几次，也就自如多了。我笑着对友人说：“你们是踏浪，我是跳浪，也觉舒展。”“踏浪是借古人的



说法，显得浪漫些，实际上我们也是如此跳浪的。”“不管跳浪还是踏浪，自得其乐就好！”

躺在海滩上，和煦的阳光照射得暖暖和和。闭眼寻思，在潮急浪高面前，怯懦是没有出息的表现，如果硬拚，将被浪潮吞没，呛水无疑；假若听天由命，随波逐流，也断无好结果。只有那些驭浪掣潮的弄潮儿，永远值得人们青睐和敬重。

1996年12月30日



卧龙秋色

卧龙，我曾去过两次，早已领略过它春夏的景色。那里的山，那里的水，那里的熊猫，那里的人，已使我爱恋得如醉如痴，由衷发出“但愿长作卧龙人”的慨叹！

卧龙朋友邀我再去看秋色，正中下怀。可是那几天蓉城天空雾霭濛濛，还断断续续地下起霏霏细雨，整日间像位马脸董嘴的姑娘，没有半点喜色。我担心，冒着秋雨，踩着泥泞，会不会把我心仪已久的卧龙秋景糟蹋了。正在踌躇犹豫之间，卧龙朋友在电话里爽朗地笑道：“百里隔重天，卧龙十几天来都没有下过雨，一派秋高气爽，艳阳高照！”

我同两位报纸编辑和摄影记者，再次来到了卧龙。暮色苍茫，玉兔东升。黑黝黝的群山，影影绰绰，朦朦胧胧，像仙姑起舞，如太白举杯，可以驰骋想象，各人感受着各人心中的美。如果踏着盈盈月光，听着潺潺流水，



蓦然回首，那山高月小之感却是共同的；那样清新的空气，净洁得没有半点微尘，也是不约而同的赞赏；那像交响乐曲似的秋虫唧唧声，那漫天飞舞的萤火虫，像千万盏小灯笼飘游天际，更是引人走进美妙的童话世界。

前两次是爬山，这次是涉水。这里没有“潦水洁而寒潭清”的概念，因为植被很好，雨水带不走泥沙，一年四季都淌着清清水。但在秋天，其特色则是“水落石出”。遍河滩上露出被河水洗净的石头，大小形状各异，如龙蟠，如虎踞，如磨盘，如蒲团。虽没有雨花石那样精彩玲珑，但落落大方，气势磅礴，上面花纹斑驳，各得其趣：或白色巨石上绽出一道红色花纹，很像白马披绶带；或大青石上现出几道白色条纹，俨若高山流水。只可惜太大太重，只可观而不可把玩。我想，如果用起重机把那一块块上百上千乃至上万斤的石头，运几个放在城市公园或草坪上，那将会增添多少独特的自然情趣，说不定，卧龙石将会是一笔大的财富哩。

暖和温馨舒朗的秋阳，给山野带来勃勃生机。小熊猫拖着金色与棕白色间杂的长尾巴，刷溜溜地爬上几丈高的树杈上，回眸瞅瞅游人，活像小孩做鬼脸“藏猫猫”，倏忽又爬向树梢。在阳光照射下，一道猫爬树的剪影，映在地面上，别有情趣。大熊猫更是十分活跃。步出

